1904

潮陽文史

趙樸初題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潮阳市委员会
《潮阳文史》编辑委员会 编

第十五辑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潮 阳 文 史

第 十 五 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潮阳市委员会

《潮阳文史》编辑委员会

1998年12月

主　编：蔡金才

副主编：陈德利

编　辑：陈小雄

校　对：林升民

目　录

· 人 物 春 秋 ·

高风亮节的马士纯烈士 …… 郑会侠 (1)
怀念郭天任烈士 …… 王微之 (7)
力耕华教园　芳菲遍星马
——忆父亲萧遥天先生之二…… 萧思齐 (10)
重兴灵山寺首任方丈释又成…… 林湘雄 (16)
周光镐传略…… 李起藩 (20)

· 史 料 拾 掇 ·

贺龙、聂荣臻视察海门…… 郑会侠 (25)
抗战时期党组织在井都神山乡的活动概况…… 郑　生 (27)
沙陂村革命斗争史略…… 郑树源 (30)
沙陇的纺织业…… 郑瑞庭 (33)
谷饶创办创大中学纪略…… 张一颖 (36)
海门电力工业的发展…… 林秀明 (39)
1953年潮阳县农业生产简况 …… 蔡业海 (41)

沙陇的民间建筑…… 郑瑞庭 (42)
城南“洋宫”地名考…… 姚存成 (48)

· 三 胞 纪 事 ·

潮汕文化在柬埔寨…… 陈景明 (51)
金边的潮阳人…… 陈景明 (58)
旅泰著名侨领陈庆波先生…… 郑树源 (62)
香港知名实业家马介璋先生…… 郑树源 (64)

· 文 化 艺 术 ·

黄雨与潮阳…… 蔡金才 (67)
山水画家马流洲先生…… 郑树源 (70)
“嵌瓷世家”许梅三一家 …… 郑树源 (72)
记新编《潮阳县志》的出版…… 李起藩 (75)
小疏文天祥《〈沁园春〉词》…… 陈兆熊 (79)
东山书院师长考…… 陈新杰 (83)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高风亮节的马士纯烈士

郑会侠

马士纯，原名马大宁，又名马伯元、马梦樵。1910年11月26日出生于潮阳县和平区里美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他天资聪颖，勤奋好学，刻苦用功，少时就读于该乡马子达先生的私塾，打下了一定的古文知识基础。

1925年春，马士纯离开家乡，到铜盂初级中学就读。他开始潜心研读进步书刊，关心国事，接受新思想，成为有名的进步学生。1927年春，他初中毕业后，考入汕头的岭光中学。是年4月15日，潮汕的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。1928年春，他转学到汕头市立一中。在此革命低潮时期，他不怕危险，寻找进步书刊阅读，结识了共产党员吴乃桐、张典光等。他努力钻研马列主义，学识渊博，有“潮汕书囊”之称。1929年秋，原在潮阳任团县委书记的张典光调汕工作。在汕头市立一中，他介绍马士纯参加中国共产党。

1930年的四、五月间，党组织派马士纯到大南山雷岭下厝仔村出席工农兵学代表大会，途中被国民党的反动军警逮捕，敌人对他严刑拷打，要他交出汕头地下党组织人员

名单。敌人残忍地用辣椒水灌入他的腹内，用脚猛踩其腹，把辣椒水从嘴和鼻子里压出来，使士纯的肺部受到严重损害。但他坚贞不屈，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。后经党组织和亲友的努力营救，他父亲又花了很大的一笔钱，疏通关系，士纯被关了一年多之后，终以“年轻无知”获释。

1932年春，马士纯在党的支持下，化名马应宣，从汕头乘英国的“太古”轮前往上海求学。他表现活跃，除了参加党的活动外，还到学校听课，参加进步文学活动。为了欢迎第三国际共产党人荷兰牛兰夫妇到上海，一天晚上，士纯和其他同学到法租界和其它地方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，被法国巡捕发现而被捕。不久，他们把士纯转押给国民党上海警察局。士纯再次入狱，遭到残酷拷打和电刑，他咬紧牙关，坚不吐露党组织的有关情况，后来查无实据，无罪释放。

1932年6月，士纯离开上海，乘船到泰国，找到了在泰国当船夫兼营小生意的父亲。经过他在铜孟中学时的同学邱搏云的介绍，到新创办的崇实学校（中小学）任教。该校是黄魂学潮斗争胜利的产物，是曼谷继华侨公学之后崛起的第二所华侨革命学校。他和邱秉经等，推行“德、智、体、群、美”的教育方针。经士纯的力倡，重视时事教育，由马士纯、邱秉经、黄声轮流作国内外时事报告、宣传抗日救国。在华侨报纸上，他们也创设了两个每周一期的副刊：一叫“崇实”，由马士纯、邱秉经主编，刊载小评论和散文；一叫“椰风蕉雨”，刊载诗歌、小说、文艺小品等，办得很有特色。马士纯在中断了与党组织联系的情况下，坚持不懈地按党的要求开展工作。他介绍邱秉经、邱搏云秘密参加党的外围组织“苏联之友社”，士纯任组长。

1933年下半年，马士纯、邱秉经、邱搏云一致认为，国家不独立，民族不解放，海外华侨就不可能真正翻身。“苏联之友社”小组作了回国找党的计划：先由邱搏云回到上海；随后，邱秉经和马士纯也回国。1933年底，马士纯回到了上海，居住在他的姐夫家里。1935年春（一说1934年春），马士纯回到普宁兴文中学，任舍务主任兼教语文、公民两科，并兼初中一年级甲班班主任。他成为该校进步的教师队伍的带路人，他和到潮汕地区进行建团的陈勉之密契配合，组成普宁最早重建的一个共青团组织，士纯任组长。《兴中月刊》也于1936年春问世。马士纯发表了一篇篇的战斗檄文。1936年10月，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派李平到潮汕恢复、重建党组织。1937年3月，中共韩江工作委员会成立，韩江工委恢复了马士纯的党籍。1937年7月7日，芦沟桥事变，抗日战争爆发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中共普宁特别支部成立，士纯担任了组织委员。是年8月，在中共普宁特别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普宁县工作委员会，士纯任组织部长。兴文中学在党支部领导下，成立了教师话剧宣传队，士纯任队长。从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上半年，宣传队的足迹遍及普宁、潮阳大南山的广大农村和市镇，使这些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。1938年4月，马士纯接任中共普宁县工作委员会书记；6月，调任中共潮汕中心县委组织部长；旋又回普宁，任中共普宁工委宣传部长。

1938年夏，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南侵，潮汕形势十分紧张。中心县委决定由马士纯带领兴文中学一批共产党员、进步教师到揭阳县（现揭西县）和顺乡石牛埔墟的义亭公祠，

创办“西山公学”。为避免国民党的嫌疑，中共潮汕中心县委决定把西山公学改名为南侨中学，并以合法组织“汕头暹罗华侨抗敌同志会”的名义创办学校。1938年9月，在马士纯等人的努力下，南侨中学正式开学。同年10月，成立中共潮普惠南分委，马士纯担任统战部长。马士纯以“广东省第8区民众抗日自卫团”临时派出的督导队副队长的身份，到潮阳县开展支前抗敌工作。他经常到“青抗会”指导工作，还常常在棉城镇作抗日救国的宣传演讲，听众围了一层又一层。

1938年底，南侨中学刚刚创办半年，各县进步青年竞相前来求学。潮汕中心县委遂决定，扩大南侨规模，加速培养干部进程，把原由揭阳党组织掌握的水流埔瑞来中学，并入扩充为南侨第二校，由邱秉经任校务主任，在潮阳的和平里美乡设立南侨第三校，由马士纯任校务主任。南侨三校面临斗争前线，国民党区党部、区公所、警察所、后援会，还有驻防军和三个乡公所，围绕其四周。马士纯把校址选在荒埔上的关爷庙和双忠庙。这里大革命时期作过农民协会会址，飘扬过“犁头旗”。蒋介石叛变革命后，该庙却寄放着十几口空棺材，搞得乌烟瘴气。各地学生已来到门口，怎么办？下宫房头号人物声称：要想请出庙里棺材，连我也无办法！坏人们则在一旁看笑话。马士纯做通了几位头面人物和绅士的思想，在爱国华侨马君毅、马尚武及其姐妹的支持下，乡校师生帮做宣传，青抗会和农民支部赞助，三几天就奇迹般地完成了“清棺”工作，校舍整治一新。马士纯对当地清末进士范家驹先生早有了解，主动登门拜访，主客一老一少，从老子的《道德经》谈到发展家乡教育，两人在保家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卫国上取得了共同的语言，范先生被士纯挚诚的办学热情所感动，表示支持南侨三校的开办。事后，范老获悉士纯才29岁，便对人赞赏道："想不到我乡有如此年轻的学者！"是年5月，总校校长黄声、二校主任邱秉经到和平，士纯陪他俩同访范老，主人见座上客人才华横溢，言皆切中时弊，故当送客之后，便对他那个因沪战辍学归乡的儿子范思逵说："儿呀！将来中国的天下，定是这些人的！"

不久，士纯准备请范进士为南侨三校题写校匾。范先生闻讯，亲自来到该校，欣然挥笔题"南侨第三校"几个字。范先生题写校名的消息传遍里美乡，从此，一些不同意办抗日学校的人，也就沉默了。马士纯善于领会马列主义的精髓，讲话通俗形象，他说："谁怕谁？老虎纸鼻怕竹槌！""脚马站得正，蚱蜢打赢老鸡母！"这两句赋予新意的谚语，鼓舞了人们抗日救亡必胜的信心。这时，南侨三校已成为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，是抗战时期名扬海内外的新型学校，在潮阳县工委的领导下，组成一支20多人的沿海战时工作队，到海门一带宣传抗日救国，发动群众。南侨中学三所学校全盛时期，学生总数猛增至一千多人。

1939年6月22日，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潮汕。中共潮阳县工委通知南侨三校撤离和平里美乡。马士纯把小部分骨干师生留下转入地下工作，带领大部分师生冒雨向两英墟转移。国民党南山管理局视南侨三校如仇敌，限令师生三天内离境。马士纯把队伍撤至南阳驻扎下来，一面坚持学习，一面开展抗日宣传，举办农民夜校。潮汕党组织决定停办分校，集中力量办好南侨总校，南侨三校也正式宣告撤销了。

1940年4月，马士纯调任梅县中心县委书记，这时他

的肺病很严重，但他不顾安危，带病坚持工作。同年12月，潮梅党代会在揭阳水流埔召开，选举产生中共潮梅临时特别委员会，他因病没到会，被选为临时特委委员。1941年1月，梅县中心县委撤销，成立中共梅县县委和兴宁县工委，马士纯任梅县县委书记。这时，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"皖南事变"，其时，梅县县委机关设在程江桥背公路边一间租赁的大屋里，马士纯忧国忧民，肺病恶化，他怕传染他人，经请示潮梅特委同意，于2月，到揭阳榕城八社围美宫郑英略家中养病，郑英略的妻子黄烈美卖掉作嫁妆的首饰购药品给士纯疗痾。后怕暴露，郑英略请示地下党组织，把士纯转移到黄烈美表兄的家乡榕城附近仙桥高美村，但士纯病情恶化，药方罔效，郑设法转告马士纯的父亲，其父偕同马士纯的妻子吴爱香（曾任闽粤赣边纵队第2支队第11团被服厂负责人），从潮阳赶来看望，马士纯平静地说："你们不要难过，等八路军、新四军来了就好了……"

1941年11月11日，马士纯带着党组织和同志、亲人的关怀离开人间，时年31岁。烈士遗体安葬在树木葱茏的揭阳仙桥区（原属安乐区所辖）鸟木山上。

（本文引用了《纪念马士纯同志专辑》有关文章的史料）

怀念郭天任烈士

王微之

郭天任，又名郭美璋，广东省潮阳县南阳乡人，生于1909年，青年时代就读于潮阳县六都中学。毕业后转读南京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学校。嗣后受聘到泰国曼谷新民学校任教员，从事华侨教育工作，和其他进步侨教人士一起宣传抗日。日军占领泰国后，他以“泰国电池厂”家庭教师身份为掩护，向爱国华侨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。日寇投降前夕，他和吴平（即吴泽人）同志等合编泰国反日大同盟出版的华文地下报《全民报》，并担负秘密印刷及发行任务。笔者当时在曼谷华侨商店当店员，得吴平同志的介绍，参加郭同志组织的小组学习，并曾一次参加在泰国电池厂偏僻角落里，收听到延安电台播送，新华社发的“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”的消息，亲自听到了毛泽东主席在电台上发表讲话摘要的录音片断。在座的几位华侨青年，感奋万分，听完后，各自将《全民报》（地下版）按约定的秘密点传送。

1945年9月，日本无条件投降。曼谷华侨爱国人士为了扩大宣传教育阵地，一方面筹备正式出版《全民报》，并

聘请天任同志为《全民报》的督印人。一方面，集股创办“大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”，在曼谷三角路地区开设“大众书店”，专门出售祖国的进步书刊。当时，泰国“书禁”初开，广大华侨青年久已渴望读到进步书刊；许多华侨进步社团也纷纷宣告成立，如教协、侨青、妇联、职总等。这些社团成员更渴望读到思想进步、内容丰富、形式新颖的书刊。因此，大众书店的建立，深受欢迎。由于他和其他同事齐心协力，艰苦奋斗（职工与领导收入相同，工资甚低，仅够个人生活），经过苦心经营，逐渐扩大，成为当时全曼谷规模最大、进步书刊最丰富的华文书店。郭天任还被聘担任曼谷南洋中学校主职务。1947 年 11 月，銮披文发动政变，夺取政权，1948 年 6 月 15 日，疯狂迫害爱国华侨进步力量。先后封闭教协、南洋中学、建救等进步社团。郭天任被迫离开曼谷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南方各省也先后解放，旅泰爱国华侨组织回国观光代表团，郭天任同志被选为团长，领队来广州及汕头等地参观访问。任务完毕后，他因被泰方当局“通缉”过，不能返泰，即留在祖国工作，1950 年被选为汕头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1951 年调中央机关、中央军委工作，后被分配到云南省边界工作。他后来受委派，步行到缅甸执行公务，不幸在途中为当地匪徒所绑架，被囚于山野石窟中……我方工作人员尽力设法营救，数月后，方得“赎回”，但已奄奄一息，被护送到昆明后，经多方抢救无效，1953 年在昆明人民医院逝世。他是因公殉职，中央有关部门追认其为烈士。我和许多归侨都曾得到天任同志的指导和勉励，对他的逝世深感哀痛。为了纪念郭天任同志旅泰时为

华侨文教事业及为宣传抗日救国等革命工作所做的功绩，特将我在泰国亲身经历见闻，写成以上简介，并附《悼念共产主义战士：郭天任同志》五言诗一首于下，以表哀思：

日寇将亡夕，　　电厂识先生。
杏坛施化雨，　　兰蕙列门庭。
心怀兴祖国，　　名利羽毛轻。
《全民报》初办，　硕果心血凝！
身处东南亚，　　心向延安城。
“七大”喜讯来，　中外仰明灯。
黎明已在望，　　海角起歌声。
《全民》传捷报，　《大众》播文明。
中华欣崛起，　　红旗飘北京。
“四八”事件起，　君等离泰京。
辗转回祖国，　　晨曦照昆明。
雄才得所用，　　事业慰平生。
闻君归国后，　　奉命又远征。
不幸遭毒手，　　身困石窟城。
获救余一息，　　洁身返龙庭。
回天终无力，　　亲友泣苍冥！
捐躯为祖国，　　湖海哭英灵！
惜哉交通梗，　　未获皋灵旌。
恨无生花笔，　　纪君之赤诚。
长歌聊代哭，　　悼念国精英！

力耕华教园　芳菲遍星马

——忆父亲萧遥天先生之二

萧思齐

去秋返梓，在父亲萧遥天先生昔年笔耕的菑园，写了一篇回忆父亲关于潮州语言声韵和潮州戏剧音乐的著述过程，以及严谨的治学精神。今秋在羊城，我读书习作的拾贝楼上，披阅父亲的高足曾永森、曾坤丰和张征雄的文稿，回忆父亲在马来西亚从事华文教育的业绩；联系到几年前与父亲在槟城钟灵中学的同事黄沛康校长的促膝畅谈。此刻，当我秉笔写此文时，父亲在那椰风蕉雨的槟城，为弘扬华文教育，笔舌齐耕，身体力行的风采，依稀浮现眼前。

父亲在艺术上以绘画发端而涉猎文学；在事业上却是从当小学教师而步入社会，进而教中学，进而登上大学讲台。长期的教学实践，积累了丰富的办学和教学经验。他一再强调，要办好学校，必具备两个条件：一是要有优异的师资。1938年他任南阳上乡小学校长，便聘请了一批优异的教师，如今天卓有成就的书画家陈大羽教授，当年的广东省运动健将郑庆廷等。第二是正确的教学方针。1953年秋，父亲应

槟城钟灵中学之聘，任该校华文部主任，并登台播道，参加教学实践。其间，新加坡南洋大学、义安学院争聘他为中文系教授，皆婉辞。父亲钟情钟灵，缘于该校校风淳朴，人材辈出，教学方针正确，学生素质好而遍及星、马、泰、苏门答腊，盛誉远播。良禽择木而栖——决定立足钟灵，从容进行教学、写作。深感左右逢源，不胜惬意！此时他正届盛年，精力充沛，心情愉快，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，写出了一批历史考据、散文、小说和诗等著作，堪称硕果累累。

父亲初抵槟城，在华人社会里颇具名气。某日，槟州教育局的官员英人依兹敦来钟灵中学参观，与父亲邂逅。依氏抗战期间曾在云南大学教书，精通华文。异国遇知音，与父亲叙谈甚欢。父亲赠依氏二本著作。其时，槟州教育局首办中学华文教师讲习会，将部分资格稍逊的教师集训。依氏对父亲的文章道德十分赞赏，推荐父亲任讲习会的导师。不久，依氏调教育部任职。时值马来西亚开国，百废待兴。教育部组织了一个中小学华文课程委员会。父亲受教育部之聘，为课程委员。开会时，原由杨某任主席，但杨所拟的草案被大会否决。代表教总出席会议的严元章博士特推父亲代拟。父亲谦辞，说："我是借请公假来这里见识见识的，全无准备，力不胜任，恐负厚望！"但众望甚殷。结果公决休会三天，由父亲重新拟妥草案，重新开会，稍为修改，便正式通过，颁发全国，这就是开国至今仍保留着的华文课程标准。马来西亚文化事业公司趁热打铁，即聘父亲按其构想条文，赶编写一套中学华文教科书和高中的中国文学史、初中的中国文学故事。为了赶在开学前出书，父亲在教事之余，日夜兼程，见缝插针，历时四月，把这套教科书编竣付梓。

这套教科书问世以来，全国有80%的华文学校采用。书商大发其财，父亲仅得数千元的稿费。但父亲感到为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事业办了一件好事，精神上的享受，是千万金钱不能买到的。他每到华文学校访问，莘莘学子夹道欢迎："您是编写我们学的课本的萧遥天先生，我们衷诚地欢迎您！"后来，父亲应多方读者的要求，连续编了华文辅导书近30种。如《华文课本古文语译》、《华文课本课题解答》、剑桥大学考试、大马文凭试、初级文凭试等的华文应考指导书，为华文的普及、提高指出了一条便径，深受华文读者欢迎。

父亲是一个严格的实践者。为了探索"自学辅导"的教育思想，以上好一堂课为己任，为快乐。父亲讲授语文课，语言精辟生动，妙语如珠，紧扣主题。对文章的阐述，放得开，收得回，一环紧扣一环地讲解，绝无不着边际的扯谈。授课中间，欢迎学生提问，他随问随答。但他谦称，对不懂的问题，暂记下来，待找到准确答案，下一堂课回答。力戒不懂装懂，信口雌黄，贻误学生！这种活跃课堂教学气氛、增广学生见识、寓学于游的做法，30年后，我在教授外籍学生写作、应用文课时，也有所效法，深受学生欢迎。教授华文，最棘手的是批改作文。在钟灵，每位教师教四个班，每周授课28节，规定每两周作文一次。每个班约45人，半个月要批改180篇作文。课卷像机器般源源出品，教师是手工业式的修理，为了完成任务，必马虎了事；认真批改，则一定拖欠课卷，两者都引以为疚，也影响了教师学习、钻研教材精力，埋下了华教不振的病根。父亲毅然把旧法废除，拟出新的作文批改方案。父亲认为，学生两周写一篇文，无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